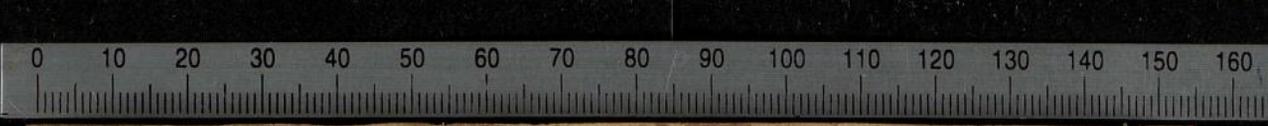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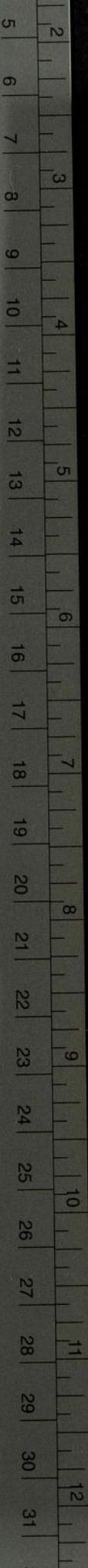


趙州志

22.6213
4932.0732
26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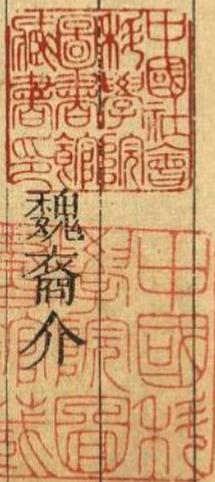


直隸趙州志卷十五

藝文 論 考 碑

平原君論

戰國四公子信陵君固為第一其次則莫若平原君蓋其
 知人之明雖不及信陵而虛懷下士有足多者如識毛遂
 於自薦而說楚以合從斬笑楚者之美人而輕色以重士
 其識趣固已不羣矣至於邯鄲被圍辛垣衍說趙以帝秦
 圍城危急鮮不怵惕易慮而平原猶豫未之肯從雖魯仲
 連之說辭慷慨乎然非平原君有見於大義魯仲連之說
 亦未必行也由是觀之可不謂賢乎太史公曰平原君翻



趙州志 卷十五
一三
翻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余獨以爲不然上黨之於邯鄲僅隔一山建瓴之勢也秦得上黨視邯鄲囊中物耳其民既不樂屬秦而樂屬趙馮亭因民之欲而請之未爲邪說假令將廉頗詘趙括深溝高壘與白起相拒而出奇兵絕秦之餉道白起救死不暇烏能坑趙卒四十萬眾哉夫國之安危繫乎將將之決勝在乎謀趙之失計在以趙括易廉頗不在受上黨也太史公利令智昏之說豈足爲確論哉故吾尙論平原凡以爲後信陵而先孟嘗春申也

趙州理學淵源攷

王大磬

嘗聞先儒作傳釋經博於漢唐精於有宋此乃古來理學之大凡也試卽吾趙郡理學先生詳攷之其在漢時則有毛長公先生詩學淵源於子夏解經獨爲近古而其說詩每爲河間獻王所嘉獎故詩傳盛行於世而於今傳有毛詩立於學宮而勿替云及唐則有啖叔佐先生淹貫經書而尤邃於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爲集傳閱十載其書乃成後復攝其綱條爲例統與其高弟趙匡陸質相爲切劘焉若夫李習之先生者從學於韓昌黎實得古聖傳授之心法迄今讀其復性書三篇求其端於性情動靜

之際以發誠明旨趣之要其學問純粹議論精深直可以上翊孔孟下啟程朱道脈於茲得所寄托數百年來守先待後所必不可少之一人所以昌黎謚爲文而先生亦謚爲文在當年識者早已見其文爲經天緯地而我

高宗純皇帝御選唐宋文醇時備錄其文與韓歐並列其蒙

聖鑒賞識者至深且遠矣有宋南渡朱子講學於紫陽海內從遊甚眾而陳李蔡黃諸公爲最此時則有吾趙郡輔慶源先生從其太翁避金之逼南遷於嘉興之崇德卽今石門縣從學朱子信朱子之道爲最篤在當時僞學之禁

雖興學者卒多解散而先生獨不爲動朱子深器重之其所作五經註釋申明師說委曲詳盡純粹精微所以

欽定五經傳說匯纂胥引其說與漢唐宋元明諸儒並傳於世而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諸書闡發師說餉遺後學今所稱慶源輔氏者也又聞先生晚年在石門購宅一區名爲傳貽書院供奉朱子歲時伏臘必行禮致祭故當時學者雲集先生卽以朱子所以教人者教之所陶成多知名士今則以書院爲祠堂中祀朱子而以先生陪祀其側卽此足以見先生教澤入人深遠而學者崇信之專一云

趙郡理學淵源攷

此篇所載俱係趙郡屬縣人

王大磬

理學在前明時則有甯晉蔡浚濱先生名鑿字天章嘉靖
己丑進士官行人受學於關中韓苑洛嶺南湛甘泉兩先
生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語言升浙江道侍御改
河南道因言事落職家居教授生徒三百餘人乃建書院
於浚水之陽置田三千畝以給生徒古鄉賢墳十有三處
共置祭田五千畝俾各族生儒供祀生平自奉儉素不事
聲妓凡有積輒散之教人以躬行孝弟爲本所著有四書
俾傳書經便註浚濱文集語錄等書總憲毛介川先生檄
云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中若非宇宙仁者與物爲體故

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蓋卽先
生實錄云高邑趙夢白先生卓犖負氣節以文章爲尙登
萬曆申戌進士其林居時卽以名教爲己任累官都御史
則有申明憲職諸疏進吏部尙書則有再剖良心力挽干
進諸疏引用正人高攀龍等而羣小側目指爲東林黨魏
忠賢魏廣徵急爲擯斥謫戍代州而先生學守晚年益勵
不爲少挫也著述十餘種多散佚閒居擇言一帙乃晚年
所著其中論慎獨主敬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依傍他
人門戶者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柏鄉魏樂吾
先生年十五從其太翁衡山令入國學以友天下士後歸

里門靜坐讀書杜門不出性篤孝友中年失偶終身不娶子純粹以進士爲侍御勛以平明忠正里居樂道著書力持正學自著養生弗佛二論與昌黎濂溪相表裏趙忠毅傾心其賢且曰世之士大夫皆若此則風俗美而小民安矣大學士李建霞謂其廉以懲貪恬以止競確乎篤行君子也

國朝甯晉馮周溪先生前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六歲卽知究問心性之旨祖端祺大奇之弱冠補諸生守朱子家法動靜語默整肅不苟研究易蘊二十餘年謂朱子本義潔靜精微得四聖心傳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

朱子一人而已前儒惟許魯齊薛文清胡敬齋及陸稼書四先生爲得程朱正傳次則曹月川羅整菴陳清蘭張武承張儀封五先生爲能羽翼程朱有功正學嘗遊京師名公鉅卿皆傾慕受教高東軒相國從先生遊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請益如少時其樂道忘勢迄今猶傳爲盛事美談云

元知州溫迪罕朝列公去思碑

鄉貢張會進士

治民莫利於靜莫害於擾靜則民安頌聲之所由作也擾則民困怨嗟之所由興也故觀治者因頌聲而知其能靜因怨嗟而知其必擾靜與擾其治否之原乎爲政者可不

慎其去取乎趙州屬邑有七境環數百里自城郭以及墟
落煙火相望雞犬相聞老者熙熙少者怡怡人皆曰此我
侯溫迪罕朝列公靜以撫之之所致也嗚呼撫民以靜雖
老生常談於是驗矣公自至正乙亥春下車或沿或革政
治一新州當子午要途逆餞供張所費不貲公從容辦集
俾民絕橫斂患鄙人趙某妻以夫死無後女三婿俱贅券
約終養均分其產其後二婿某某易券中分之其一訴縣
而不能明公至卽辨其偽市價主量者賤糶入己益值以
糶公革其弊貧鰥孔便公采地八百畝佃者輸租畝三斗
麥粟各半丙子秋旱公惻然曰民不出租飢猶弗道矧命

出也已飢民飢誠所不忍遂免之公以豐凶非所能測爲
預防計出令種麩等戶口之眾寡畝限有差民賴其利雖
旱食亦不艱公女眞氏名完者蓋州人少遊太學讀書多
有所得性恬淡高潔退食扃門闔可羅爵不嬉遊不嗜飲
靜室危坐惟民事是慮故事理而民安凡五閱歲始受代
歸柏人張安道教諭平棘以公愛士勸學謀碑其事垂諸
永久和者百餘遂狀其實以徵銘皇元定制守令皆限一
考若公一考而去民固涵其惠矣况幾再考其惠爲何如
哉宜乎不徒感之而又碑之不徒碑之又將得銘以歌之
銘曰粵古良吏善在惠民民恐其去願復借恂嗚呼我公

幸居五載融融陽春渺渺滄海海潤陽生品彙敷榮匣印而坐合境以甯賦民不擾理欲能察夙駕夕返邵農獨劫均糴於市捐租於秋曰氓汝飢其悉種楚德龐而洪名固當卓公今歸矣赤子靡樂石琢南山刊是菲辭用告將來政宜式茲

元知州齊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稽古建官分田制祿蓋欲囿元元於化育之中有以比隆三代也然幅員之廣郡邑櫛列治忽參差而不一者何哉用人有賢否事功有勤惰耳趙爲名藩閭男邦諸侯之交衝郵傳南北之要任承宣者所寄非輕求

其賢而勤者竊於齊公元讓見之矣公由京畿漕運副使來知是州視篆之日僚屬咸萃公諭之曰凡食祿者當思報効合修乃職由是每日署事日昃方退雖迂餞旁午簡書交至酬應恆有餘裕時薦經歲儉艱食者衆公謂苟緩於卹非轉乎溝壑則散之四方受人牛羊而牧芻不得咎將誰歸連章申請朝廷發公帑以賑之民始甯救屬邑臨城依太行東麓地磽民貧捐業而亡者戶百有奇所遺差額派令現戶代輸公建言曰去者不能遽返存者復罹重困久將靡有子遺邦本焉在府允其議民免橫征之患鹽禁失防例坐邑長元氏縣尹王皋以直取怨或欲詭計陷

之河間移公按其情僞誣者伏辜王謝曰微公之明幾墮
阱矣平棘李成陳英爭田以理揆之各有曲直始自至治
間由縣而州而府至於禮部憲司奉使皆嘗斷擬而反訴
不絕府檄付公讞之公閱牘得詳召二人於庭原其交忿
之由誨以胥和之義俾中分之皆叩頭聽命且曰恨吾輩
遇公之晚三十年不息之訟從容一言而決公嘗有言守
令擇人今之甲令奈吾才不充位每懷負乘之懼所敢自
信而方寸無歉者惟守一廉而已人聞其風苞苴無敢造
門及解綬日官屬士民持金幣於前曰疇昔公方任事殊
無一毫贈獻今既謝事將歸以此畧充路需耳公艷然曰

吾之素志始終甯有二哉竟辭而去人謂此一錢不受則
又優於劉寵矣郡人思德不忘狀其行實介柏林長老無
準臨城縣尉趙從義偕楊興祖馮蠡李憇謁余請記之竊
惟居官雖尙廉能而有廉能之實者蓋鮮如公之居無私
謁行無受贖可謂廉矣政有足徵 於石可謂能矣若

夫蒞民之際不煦煦以干譽不赫赫而立威仁漸義摩俟
其自化猶春風時雨之育物而物不知所以育者又出於
廉與能之外也勒諸貞珉誰曰不可公名謙元讓其字也
世居京師由門廕進后至元丁 任慶元總府判官建學
有功子民有惠皆碑之至正丙戌五月至趙回轅於己丑

之秋銘曰公之筮仕世纘簪纓歷官既久金鍊彌精福星
臨趙職領專城民將有殍速救而生人幾誣陷力辨而明
昏田積歲一言息爭道心堅處矢直衡平賄塵不染冰潔
泉清三年化洽七邑心傾公雖代去孰能忘情貞珉紀績
永著休聲

明趙守何公去思碑

郡守陳瑄

成化辛丑夏余奉天子明命擢知趙州夙夜惕厲無以仰
副德意乃越數日徧歷甯晉諸邑問風俗之純漓土地之
厚薄民情之好惡官吏之臧否欲以損其過益其不及庶
免瘼官之咎焉耳第見學校聿新士風丕變路有隄道有

柳桑麻滿村禮讓載道行不病涉盜不入境農知銓艾民
多饒足余乃驚喜遂屬鄉老而詰之鄉老曰學校何父母
所建也士風何父母所修也如邱斯隄父母築也如林斯
柳父母植也我有土地父母桑之我有禮義父母教之行
不病涉建有橋也盜不入境緝有方也熟於銓艾法有所
自饒於衣食惠有其由他如廉靜公平慈祥仁愛禱旱而
雨隨車噬蝗而稼不害起集西關以便往來鑿井疏泉以
溉田稻不屈於勢不寬於民之類皆我曹銘心鏤骨沒齒
不忘者復恐趙之子孫久而不知此遺愛已嘗採石於西
山用昭其事以致思奈何歷任者未始知其顛末以故臥

空碑於衰草久矣今承詢及是使二十年餘赤子之心一旦暴之於外何其幸也既而詢諸郡人方伯王公黃門王公皆如其言余竊意蒞政之初嘗假威以御民不律雖面從於旦暮而既去之思不過隨余身之遠近也豈如何公疊疊異政本乎心德而致人思慕久而不替有如此哉昔羊祜杜預俱守襄陽祜尚德預尚威後人思祜深而思預淺則威不如德之入人深也瞭然矣余德也薄而今而後當力德愛民以效顰何公之爲用副乎朝廷簡畀守令之責而不敢望後人思余如今人之思何公也公名濬字秉哲河南陝州靈寶人由鄉進士任知廣西象州公以風土

匪宜封章上陳獲更守趙後擢知江西南康府云銘曰猗歟何侯夙振風猷移任象郡來守趙州不苛不煩匪剛匪柔學校聿新士風丕修預水有隄禱早有秋南北密柳往來欲留路不拾遺蝗不傷疇比屋禮讓到處歌謳異政層出嘉惠充周有斐君子孰可與儔我繼公後力德效尤寫民之思遂民之謀勒之翠砥百世垂休後守趙者勉圖與侔

明州守南海潘公政蹟碑

修撰 吳希賢

昔孟子謂得民之道在得其心推極其說止於仁之一言夫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欲得之其可易言乎哉世之仕

者往往不知出此縮章曳綬任有一方之寄遂志得欲從
狼貪虎噬悍然自肆眎及民所疾苦漠然如秦人之於越
人肥瘠民亦眎之如讐敵然病其去之不遑至欲鷹鷂之
者閒有異於是者輒號爲循良故有生而父母之歿而蒸
嘗之如黃霸寇恂之於漢羊叔子之於晉狄懷英之於唐
杜衍富弼之於宋是已我國家法古爲治百年於茲列聖
相承賢良才俊布之中外期在與民休息今皇帝嗣天位
念天下郡國災沴時降特詔銓曹大臣益嚴州郡之選又
每歲遣使巡行其不職者罷黜以懲其有治行優卓輒賜
璽書褒旌如漢地節故事趙州圻甸舊壤也南海潘公

寬移守於是者再閏矣下車日首問民之疾苦夙夜恪勤
以求無愧任使先是趙之民多流離轉徙幾於爲溝中瘠
庠序之間門廡荒廢不治君子於是知其教事弗立公至
嘆曰釋菜鉅典也學校化源也二者弗修爲政者有餘責
矣乃屬其耆老而立之庭籍其境內閒民分授犁牛子種
俾獲以時耕作民是以得免死亡之憂歲旣屢豐乃新學
宮櫺星之門設饌堂以畀諸生會食公暇課其業勤否以
明勸懲民是以互相砥礪咸知嚮學已復下令修城濠以
固保障設社倉以濟凶歉事皆就緒而民胥欣欣焉特患
公將及瓜代而去治行之卓久或湮也相與謀鑄其概於

石適其庠司訓吳守章先生以歲事朝京師屬其請記於
當道者先生以畀予先生吾鄉誠信君子也揚善誅惡有
足徵者公治趙之政其幾於孟子之說歟有仁政而民心
不得者未之有也予嘗閱圖志見趙之名宦在李唐時有
韋景駿者在郡甚有善政千百年來似之者惟公一人而
已公似景駿于聲迹絕響之後民心之愛憎懸於政之淑
慝是宜其于公有如此也仁人君子不患乎名之弗流患
在于實之弗有有其實而名從之况在輦轂之下名之流
者尤易易乎然則公將去此爲藩臬爲臺省其弗久於趙
也審矣是記之作其去思之意乎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

諛此之謂也遂書以貽之俾刻焉

明司訓馬瑞河先生去思碑

華州張居敬

趙博士以擢去者有矣去而見思者惟川高先生以慷
慨繫思崇陽蘇先生以文雅繫思然而未有記也思而記
之永思也蓋自瑞河先生始先生訓趙五年矣五年猶一
日也溫恭蘊藉不以詞長勝人惟以禮孫相厭士心嚮之
宜直使者憐先生才輒難之難之簿書難之錢穀及均田
捕捉之事先生且斤斤然有餘裕也旣而署篆隆平先生
順人情相地利因陳六事於直指直指嘉納之榜示四郡
士民賴之隆平舊富庶治不難耳復署篆贊皇贊皇疲邑

也先生至謂父老曰民之凋弊吏胥爲緣耳於是窩訪者
笞積書飛詭者笞清逃征田一千二百餘畝而疲困者甦
至於今有頌神君也先生眞通才哉何隨試而輒效也洎
乙酉秋九月先生擢交河令士子祖於道不忍舍先生先
生去博士不忍忘乃肖其像於石致思焉夫思先生者將
謂其捐俸以恤貧生乎將謂其輸穀以濟趙飢乎然而小
惠未徧也思先生者知先生者也善哉直指徐公勞先生
曰爲冷官而却贄具見貞操捐薄俸以周貧足徵愷悌此
知先生者矣蓋俸薄而能捐雖小亦大也冷官而見思其
思始眞也夫焉有所要哉然則先生者所謂好行其德者

也故諸父昆弟皆藉其力所至往往立功成名眞無忝於
伏波將軍後矣先生名中良號瑞河蜀之建昌人

明州守賈公去思碑

賈公以丙寅來守吾州拊摩噢咻不啻父母之育子卽吾
州父老子弟親公愛公亦不啻赤子之依戀父母也滿三
年擢知懷慶民譁然曰上奈何奪吾父母也因相與謀伏
闕上書撮言公治狀千百中一二及民所依依不忍去公
者上憫然念之下主爵議還公倅吾府而知州事如舊又
踰年大司寇囹圄盈溢上心知風雷之將有感也重公賢
擢使平反於是稱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駸駸益貴顯

走少志 卷十五 三
矣州民依依將復匍伏借寇余聞而止之曰父老子弟愛
公之真未如皇上用公之大且公今日入爲司寇卽異日
出而藩吾地撫吾地旃幪不自一州止而一州不遺旃幪
之外孰與夫區區一棘山一涑水之域哉父老子弟恍然
曰誠如是則微一言勒諸貞珉以附峴山之義可乎余曰
何哉所謂丐余言者請余文耶文人之言蓋浮物也向者
父老子弟言公治狀余讀之恍然見召杜諸循吏且上已
信行父老子弟言則父老子弟之言固公實錄可與傳天
下萬世共相信也甘棠之詠豈借色澤肉食哉於是歸刻
原疏而以余數言爲弁公諱師遠號心寰陝西臨潼舉人

原疏直隸真定府趙州鄉民白正魁等爲保留真正賢守
懇乞聖慈垂憐俞允以造民命以慰人心事魁等生長王
畿沾濡帝化至愚至陋何愛何憎虐我者嫉如仇讐恨不
卽去之爲快字我者親如父母欲其久任以相依惟土瘠
而民貧兼差繁而賦重自昔牂羊徧野數十載未遇循良
以今福曜當天億萬家同歌怙恃忽聞陞轉如方棲而遽
撤其屋方食而遽奪其精洒血扳留卽有書而不盡其言
有言而不盡其意伏念本州知州新陞河南懷慶府同知
賈師遠愛民若子治郡如家飲水旌心塵滿萊蕪之甑賣
刀買犢風清渤海之濱鑑誠懸而魍魎無所遁其形綱以

張而豺狼不敢伸其吻庭無碩鼠澤有歸鴻執法山疑山
可移法不可改疏恩海潤海或涸恩實靡窮試言政事之
詳仰竇冕旒之聽一微小民不拘銀錢自封自入及至起
解支放卽以原封交付並不火耗羨餘一詞訟小事勸回
稍大量準和者聽讞者逐從無大不應小不應罰贖而聞
聲察理洞見肺肝片言折之無不俛首輸服至於不差快
壯下鄉勾攝第令原被自拘尤近世所僅見一往時佐領
私准呈狀公行賄賂本官出示嚴禁但犯者卽重懲衙役
戒飭衙官以故衙宇肅清閭閻安謐一夫馬差累十九逃
竄本官集師生鄉紳父老人等城隍神前矢之曰夫馬之

苦不可堪矣自非眾擎何能舉重而能擎能舉之人未必
眞知知而不僉神其殛之知而不到眾其教之於是僉報
二百餘家零星派役羣心踴躍隨卽行差而遇有牌票勘
合親行查驗但凡枉道一概禁革不許應付至領給公食
親查唱名給散不使奸巧獨肥樸魯獨瘠至其家眷往來
仍自行催覓並不差撥一夫一馬而舊規坐馬一匹亦行
裁省自買騎坐尤人所難一力絕請託凡興革釐剔剖斷
諸事準以至理秉以公心但有求情關說希圖枉法者先
責其人然後剖判以故令行禁止弊絕風清一舉行保甲
將六十八村戶口俱登牌內晝則牌頭盤詰夜則梆鑼巡

趙州志 卷一五
警且間查不率者杖之以故鼠雀風清外戶不閉一日用
米鹽諸物一以時值與民不損一人不虧一物百姓謂本
官直飲趙州一杯水不虛也一戶民被人魚肉者護持之
無賴子弟淫賭者懲創之猛如虎狼如狼者痛懲之盡人
與向化之心比戶成可封之俗大抵本官治類烹鮮政除
害馬歷俸纔三年五月施仁則萬井千區至公至明至清
不淫不移不屈帶絲綦弁方安鳩餉之在桑袞衣繡裳忍
聽鴻飛之遵潛伏乞皇上垂憐呼籲洞察悃誠勅下吏議
將本官以新陞同知職銜依舊管趙州事務魁等無任惶
悚之至謹具奏奉聖旨該部知道

國朝州守孔公去思碑

殘稿

蓋不佞舊稔孔公云繫戊戌之歲也越丙午暫請假省先
壠旋復趨朝行邁於郡入其境造其廬不勝今昔之感也
喟然嘆曰嘻疇昔之治郡者非公平治郡而郡治者非公
乎治郡而郡治人猶不忘其治者非公平會與諸督撫鎮
道追述之其治狀犁然在心目間也因慨夫今之膺仕者
不論治之臧否品之芳穢下車未久而一旦擢穹秩躡要
津一二陽鱗輩率猾黠三老攫里中金錢截鏡攀轅祖帳
供具且輝煌金碧曩屢道左厝比古之遺愛及其罷版削
籍輿蓬 同擲矣公前蒞郡凡五年而去郡且十有七年

非下車未久也自郡遷閩延平之倅再粵南甯之守轉
江右贛守矣非穹秩要津也郡人思其眞思乎夫郡當燕
趙之衝且接眡秦晉錯疆齊魯地稱閔衍也

國朝定鼎之初百堵待興百爲待舉振衰起敝噓燼吹枯
繫望之州邑乎問昔田塍何以闢而汙萊可至今
食箠車之報者惟其貽也膠序何以興而人材蔚起至今
轡龍虎之文者惟其貽也訟獄何以息而桁楊不陳至今
尠雀鼠之爭者惟其貽也城社何以絕而躡附無聞至今
杜場竈之奸者惟其貽也何以平而正供公旬省財
恤力至今

乘障者惟其貽也幾獨何以賜

粥至今漏澤有招魂養濟有餘

夙夜冰兢戒石克遵視民如子視國
如家是以忠惠貽君也朗朗如玉山照人澄之不清澆之
不濁峻以居躬而復卑以御物是以淑慎貽一身也居官
廉靜寡慾片土勺水外無他求焉是以清白貽子孫也公
治郡凡五年而去郡且有十七年而治狀之在人者十七
年如一日也十七年如一日卽千百年亦如一日也去而
思思而碑豈非三代直道之民猶見於吾黨也雖然宣尼
氏治魯魯大治民始謗之而終頌之今公始終之交頌也
夫固以孫謀紹祖烈也又甯與羊叔子之峴山狄懷英之

甯州同日而語哉爰述公治狀鑄於貞珉用以永世公名與訓字覺所兗州府曲阜縣人聖裔嫡傳也

謹案舊志又有郡侯陶公鼎鉉去思碑張暎撰文殘缺僅存百字今不錄

趙廣武君墓碑

明郡守 潘 洪

趙郡志著李左車墓在州西八里宋村西林寺內余因公暇特往訪焉僧滿智導至寺後荆棘中見土墳一區無碑文可徵詢之智云嘗聞吾師言前代住持師云昔有墓碑一通歲久又經兵燹移易不知所之其存者僅此吾徒相傳知其爲廣武君墓也噫歲月流邁陵谷變遷不有郡志

紀載與寺僧遞相傳言則此墓其不至於埋沒失所也幾希矣遂命僕剪去荆棘加土封培樹立廣武君墓額並識其事於石庶來者知所瞻仰云

唐故趙州司法參軍鄭公墓志銘

公諱晃字晃其先滎陽人也祖希巖懷州長史父忠容宣州錄事參軍並瓌材敏行慶流及公公孝友純深詢惠通辯襟期暢朗白黑分明至於陰陽圖緯之經易象精微之術人謀鬼謀之奧出生入死之元皆研覈真源窮理盡性杳冥不能越其境神化不能遁其情連率聞其風而悅之訪以機要公算無遺策言必中懽當設伏霄軍決之晷候

公進以奇秘授以神機故得拾敵如遺剪凶如草用酬公
高邑尉轉趙州司法參軍邦伯敖康是憂委以監守軍人
之稍食官府之祿廩出納惟玄滑徒憚焉是以菽粟京坻
紅腐流衍於戲白雞之年自知命定青鳥之兆亦授生前
所謂鏡窮達而洞吉凶雖古之哲人無以過也以貞元四
年四月二十二日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夫人清河張
氏克配君子佐理成家哀不踰閑檢不過禮以其年八月
十五日葬于高邑縣西古原十里禮也恐陵谷遷貿勒石
昭德銘曰研精六位兮通貫二儀深無不測兮隱無不知
君之修短兮早定前期不可奈何兮安而順之方應變而

隨適念存者之空悲

元慶源軍節度使真定等路工匠都總管趙侯神道

碑

進士 李 冶 藥城

道有權政有經教有本仁有方趣時立奇功道之權作法
便生民政之經興學革薄俗教之本積善獲令名仁之方
行權據理守經適變樹本務固嚮方不惑吾見慶源軍節
度使真定等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其克知之匪惟知
之亦允蹈之初都元帥金紫史公節制真定侯佐幕府公
自 威名震灼赤心不避猜嫌一褫去同僚有嫉其功者
陰蓄異志將魚肉公侯鉤致其狀三白公請先事圖之公

曰彼鼠子何害焉侯曰不爾將噬臍無及矣不聽乙酉春
竟爲所戕當時南北分裂危疑翻覆勢不容喘侯率散眾
至滿城以金紫公之季弟今五路萬戶河南經畧公挺高
世之姿好謀有斷必能取威定霸恢復舊物因推之爲本
軍帥旅旆而南不至三月眞定復歸於我臨城杏樹諸隄
壁猶旅距不服侯持檄往誘卽日欵附尋下邢趙兩州若
是者非知道之權歟金紫公開府之歲一見侯奇之選署
龍安府庫大使清勤守職出納平允改永安縣令隸競相
濟治行有聲遷帥府都提控嚴翼共服戎事克舉迨慶源
還前日之號建旄作鎮風流令行价人維藩於是乎在蓋

侯之未至也荆棘其墟豺狼與居葦毘塞塗侯之旣至也
荒萊芟除躑躅遐祛笑歌室廬其廉察一道則破壞姦邪
威稜秋霜焉其參佐大府則謀謨帷幄德化時雨焉再臨
趙郡則竹馬郊迎有潁川習治之風坐領羣工則金輝
映有汝垂往諧之寵蕩兇頑於董俘則止戮渠魁而悉貸
材連之黨集流散於中山則罷償宿債而逆折花門之暴
若是者非知政之經歟自 以來抑文右武近五十年
積習生常以儒爲戲瞽宗掃地講肄塵灰惟侯恨惻切於
中發園蔬之嘆運哲民之智生堂構之心以爲事有若疏
而實密者教化是已務有若緩而實急者學校是已故臨

慶源則勞精於郡序職將作則竭力於府庠囊罄千金時
彌兩紀新者增而舊者葺跂斯翼而翬斯飛俎豆生光詩
書吐氣功崇業廣不孤提舉之芳銜俗易風移盡出經營
之餘力若是者非知教之本歟州角從鄉校讀書茗穎秀
出甫冠矯矯自立時方多故不肯隨俗俯仰故慕馬文淵
之爲人然中 沈默行有壇宇此其所以大過人者壬辰
河南橫潰俘囚動以 計歲適荒歉道殣相枕藉凍者以
襦之使襖飢者以粒之使飽自 歲季冬設飲食賑貧
乏仍惠緡續錢米有差 氏孥鄭才等三戶揮金贖附王
籍慈愛公 一二俱爲得臧獲滿家或衣冠故族或高年廢

疾盡縱之爲 民化 閭閻一有所施與其夫人爭先欣
助侯恬澹寡言笑平居無事屏左右使令危坐終日如苾
藹傳律倏憶官曹細務隨呼掾吏鈎稽案比事已復還靜
境時會鴻 訂證文史賦詩屬和乃終夕不倦亦喜與黃
冠師遊獨創修修真太古二觀行年七十歿於牖下助執
紼者幾萬人道祭者往往至伏哭者不能起若是者非知
仁之方歟道備政成教洽仁著居官官達居家家齊未老
懸車令允嗣榮游心虛白壽羸七秩侯之生世如此亦足
矣

明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李東陽 長沙

昔在天順甲申憲皇御極乃取英皇所錄會試禮部士二百五十人廷策而第賜之自紀元成化以來二十餘年布列中外聲績相望及今天子嗣位之初選賢圖舊登兩京爲諸曹卿佐者踵相接時王公文振實爲南京兵部右侍郎聞者胥爲朝廷得人賀未幾而公訃至矣上特賜葬祭越於恆制於是同年進士戶部侍郎吳公道本輩爲位吊哭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溥公曰川爲墓銘其子經復請余銘於神道之石余所按狀出巡撫直隸都御史張公天瑞蓋公同官工科者也公姓王氏諱詔文振其字世爲

北畿人府曰眞定州曰趙縣曰甯晉會祖諱思義祖諱理郊縣主簿公考封工科給事中諱昂始自縣徙州公十餘歲補州學生治禮經業甯晉曹文忠公見而奇之遂妻以女領順天府鄉舉十年而得進士趙之有進士自公始乙酉拜工科給事中論事持大體然不爲顧忌嘗出副藩府册封使不受饋遺睿皇后崩時當孟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卑廢尊公上疏言禮有喪不祭無以則移日候釋服行之不報庚寅乞歸省賜寶鑑千貫辛卯遷都給事中嘗與六科偕奏事辭極剴直申請起致仕尙書王珣李秉而黜都御史一人有譖之者憲皇召至文華殿親賜譴責眾

錯愕莫敢對公仰而呼曰臣等雖不當實區區犬馬之誠非有他也時論壯之乙未擢湖廣右參政政尙寬簡會屢歉民流徙頗眾公極力區畫多所全活都御史原公傑制置荆襄凡築城置府暨凡設施皆與有力亦與有褒諭焉戊戌以父憂去湖人思弗置辛丑乃再命有田訟久不決公訊得實又有巨盜累歲弗就擒一捕而獲癸卯遷右布政使乙巳以繼母畢孺人憂去宏治戊申遷貴州左布政使獨攜二僕往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飭守禦嚴斥堠復以孟密亂與招集功再荷褒諭乙酉詔錄囚躬冒巖險觸炎瘴平反甚眾尙書吳雲洪武間繼王文忠公禕

死事交趾禕旣建祠雲南而不及雲公奏於朝下禮部議乃賜諡忠節與禕並祀辛卯始召赴南京道得疾旣至而劇命官屬治棺槨教以斂法且呼其孫屬後事甚悉至瞑不亂公體貌魁岸內坦亮自處不苟夙敦友誼馭下吏嚴而有體雖厯顯要清儉如生平卒之日囊無長物亦可謂直諒君子矣

明奉政大夫加朝議大夫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員

外鳳岡王公神道碑

徐階華亭

公諱簡字子敬別號東衢爲趙右族世居州東三里南解家疇焉會大父諱政大父諱通俱純樸方正潛德隱居務

走州志卷之五
本業世承以傳家里閨以善人推之考諱雲先以齒德兼隆鄉評素重推賓鄉宴後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青州府同知妣趙氏贈宜人公生而穎異在童稚時卽雅重不羣絕玩好鮮嬉戲識者偉之稍長少府君遣就外傅公卽百倍憤發勤學不輟期不負所望時遭學院久不歲試至戊戌秋謝公督畿學政以公爲州亞元尋補增又歲補廩員公言曰學校乃進身經歷之地非可久居也遂約同志者五人讀書柏林僧舍寒暑不易者四載功崇志篤涵養切磋德性定而聞見充名震郡中時介軒黃公以中州省元署趙學正事識公爲有用之正學也禮延別館遣二子

受易焉自是造詣益純聲華藉甚人咸以魁解擬之及丙午入試棘院果得高第方捷音未至少府君夢一彩鳳立於高岡人皆曰此佳兆也須臾報至果驗公遂更號鳳岡焉行成業廣未嘗少有驕矜態且立志益堅向學益篤屢舉進士不第自以親老欲祿養以崇孝而移孝以爲忠丙辰春謁選天曹授陝西白水縣令白水關西之疲邑也土瘠風漓

訟

者未嘗見一遷轉且時值關中

地震後民氣阻喪殘傷未復官解民屢蕩然一頽民方倚蓆結草弗安厥居人咸難之公旣得是命卽欣然就道曰此吾立身報國之時也至則整殘興廢施惠緩征調停適

宜修復以漸而民懷更生之慶爰作白水議二十有六條
備言民情疾苦利弊及事體之可因可革者又若干件申
請當道允賜施行民甚便之而公於俸廩外公帑民儲一
塵不爲染指由是上獲下治令譽交孚撫按有一錢不受
一紙不罰之褒百姓有執法不阿飲水青天之頌其歌曰
白水縣青石山問縣令王青天頌聲徧野播於內外涖政
三年薦凡七次獎凡十二次一時士論榮之邑庠生奚子
厚蒙公教育作鳳鳴百詠一帙以頌揚之蓋借公之號以
彰盛美也時鳴泉黃公以黃門查理邊務聞其清廉之頌
嘉其清廉之操特委查理邊務公奉命一秉至正查報不

私行邊途間見有數人趨行者卽命急回至所適邑境令
設兵備少頃敵果至邑境賴免掠遇敵者三不爲所迫而
郡縣咸得有守而公之精明謀畧見於邊陲矣政報卓異
天官氏殿最焉首列公於行取惜乎徵檄未下而少府君
以不起聞邑人莫不戚戚然如嬰兒之失慈母時當審戶
已半其未審者相率哀懇思竣事以沾同仁之惠公終不
可之及行其攀轅臥轍痛哭流涕者已盡乎邑之民徧乎
邑之野也戀戀不忍舍去亦有至家方回者足知公之德
政入人深也服闋復除山東壽張縣令公雖因地立政隨
俗便民而其忠愛清惠之敷施未嘗不以治白水者治壽

張受知當道禮待勤渠甫八月而擢任青州府同知壽民感德之深無由借寇乃強留雙鳧以永其思焉善政得民亦無異於白水也公倅青雖有司職而凡借重委兼庶務者歲無虛日輶車所至輒有聲聞方其督漕渠也竭心戮力因勢利導二年完工七所課最大司空鎮山朱公深器重之奏加食從四品俸於是役夫感溼熱浸淫多生疾癩呻吟徧野苦無控愬公矜憫之捐俸金命醫調藥餌以濟賴之全活者甚眾間有一二中傷殞滅者公各爲買棺盛殮不忍其暴露也 城縣巡檢以微事爲青州兵臬杖斃公憫然憐其死非其罪異鄉孤苦治棺給費遣夫以送還

其家仁及枯骨類如此也至督泰鄉稅見店戶支應日費不貲公乃痛革之自備飲食於彼秋毫無犯焉凡督稅二季除常額外仍餘銀七千八百兩有奇盡登報之一無所私會泰安州缺守按院羅公廉其清敏並以州印委之時方徵民馬價嚴急公視庫藏得羨銀三千四百兩曰此銀皆向日出自民者也以民之財充民之用奚爲不可遂代補馬價財不重費而公私兩便矣民心感悅淪洽骨髓撫院洪公聞而異之乃作旌賢榜文揭示郡邑以勵諸有位俾知取則於公州民戴德爰建生祠一所以伸其報立去思碑於州堂東隅以永其傳繪像以獻雙鳧載留則是感

趙州志 卷十五
公之仁政有異地無異心也臨淄縣丞被民捏訴公廉得其情竟坐其人以誣告之律厥後本官獲治邑所產古銅大鏡二面以饋公公正色斥之曰向日之事吾據理以正法斷非涉私也今以此遺我是相徇也矧物出於邑而取以與我未必非取於邑人甯不起人之議乃面却之而諄訓諭以官箴當遵不可自取臭敗本官慚謝而退清廉之操不可以小物而忽也在青七年薦舉四次獎勵二十有一遇蒙恩詔需慶外僚公以殊績誥封奉政大夫轉應天府治中公則位愈高心愈下當道之知百姓之感與白壽泰青若合符節任僅一年薦一次獎凡八次復蒙欽加朝

議大夫尋陞南京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公清譽播中外大司徒一泉郭公選委掌管銀庫公乃遵納銀例痛革庫吏因習之弊納者稱便未幾丁繼母之憂人咸惜之制終例應北補公素多疾又苦於路費無資親友情公才高而未竟其用乃借貸銀二百餘兩相率強起之公遂慨然起行抵部四逾月時有當權者憎公不事諂謁無厚贄後至者皆得補獨久置公不補公曰彼之阻我欲我之賂彼也彼豈知我非賂人之官乎我知有不官而已何所爲哉乃投劄告迴人多固留公終強行至保定官舍疾忽大作端坐而危時值炎暑凡越二日公面如生未少有改遐邇聞

之莫不泣下沾襟公外渾厚而內剛明居鄉恂恂謙遜言似不能出口而其當大事決大疑精敏練達動中機宜有老吏之所不能及者

孟見遠公墓誌銘

趙州分州安徽崔允勤撰

孟公見遠諱明達見遠其字也昆季三人公行一國子學生世居本城之斜北街山左亞聖裔也亞聖之十六世孫敏漢書云鉅鹿人是時鉅鹿所轄之宋子今屬於州瘿陶瘿陶則皆隸甯晉北及橋甯晉之西北隅孟氏其望族也按唐武德中左饒衛蒲圻縣男孟賓其諱客史稱其遠祖瘿陶侯食邑全趙因而家焉則向之居甯晉之北及橋者是其采邑也後人多稱叔達爲始遷祖誤顧叔達之父械官大尉其子光仕蜀爲大司馬赫赫世家叔達獨以甌破不顧見重於郭有道勸之游學而卒不與黨錮之禍人爭

賢之迄於今耳孰能詳卽爲之子孫者舉所爲癭陶侯亦
幾數典而忘焉夫孟氏之登仕版者代有偉人有如孟昭
之爲博士孟喜之舉孝廉孟思諒之爲鄒縣主簿孟雲卿
之爲校書郎孟漢之爲羽林郎猶未秩也若孟展之爲江
州牧孟德義之爲魚臺縣令孟允植之爲北海縣尹則職
司民社矣而孟叔爲雲中太守孟楫爲廬陵太守孟懷玉
爲下邳太守孟表爲南齊太守孟善誼爲河內太守孟堅
爲徐州太守是又有表率之責矣他如孟但之爲太子門
大夫孟觀之爲黃門侍郎孟信之爲冀州刺史孟銑之爲
鳳閣舍人孟方立之爲澤州戍將孟康之爲廣陵亭侯孟

承誨之爲太守卿則皆廁身卿貳其尙書則有孟冀驃騎
將軍則有孟威文定國而武經邦此其選與至孟業之爲
北齊大中大夫孟華之爲李寶臣幕官則又顯揚於趙州
者而名所隸轉不如哭竹之孟宗合浦還珠之孟嘗龍山
落帽之孟嘉鹿門歸隱之孟浩然噲炙在人耳目前時中
摸索猶可得此卽北及橋之祖孟敏意也及橋孟氏有諱
鏞者於成化五年授本邑訓科遂家於斜北街其言本邑
蓋指平棘縣而言也今州之城東里許之故城乃其舊趾
亦曰固城則傳寫之訛也公氣宇軒翥不介介於名利頗
有古趙州慷慨風樂善好施從不責人報孳孳至老不衰

其析箸時盡讓其產於仲季而已則一無所取人曰子不自計子獨不爲子孫計公笑謝曰丈夫但有雙肘在天下事何一不可爲區區之物子孫賢是損其智子孫不賢是益其過余今以孝義廉讓遺之所獲不已多乎然至蓋棺之日遺有廬舍二百餘間良田四百餘畝子若孫今猶服先疇而食舊德焉且夫父母兄弟之樂靡不有初而卒鮮克有終者多離間於妻子也公德配劉孺人城南浚洋人幼嫻姆訓長識母儀自于歸後見遠公性豪爽解衣推食卒不使有內顧憂而時虞掣肘者皆孺人內助之力爲多子一諱兼陽孫三人曾孫十二人類皆磊落英多蜚聲藝

苑其後之麟子鳳毛接踵而起者正未之有艾固已頭角嶄然堦前森森林立矣公生於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寅時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亥時享年六十九有九孺人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戌時卒於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亥時享年七十歲祖塋在西關之南距城二里許今新扞於城之東北距城里許亥山已向卽見遠公夫婦安葬處也墓木蒼蔚今勒貞珉以光泉壤謹薰沐拜手而爲誌且繫以銘曰棘山蒼蒼冶水茫茫先芬景仰山高水長始遷自嶧繼遷自及今也三遷儀型在昔理學宗傳椒衍颺縣洪惟世澤於萬斯年新

甫之柏蒼岩之石碩大兮無朋地靈而人傑

直隸趙州志卷十六

藝文 贊 銘 詩

趙州贊

燕南重地冀北名區外郭內城係萬家之保障深溝高壘
乃一郡之屏藩觀燦爛兮星崗詠清漣於洙水漢稱平棘
曾置侯封宋號慶源復建郡治是以文章名世荀子媲美
於六經智勇絕倫廉將逞雄於七國鴻猷垂青史耿侯築
望漢之臺駿績表丹心藺君完連城之壁李公講學聿傳
東魯之春秋毛氏註詩克紹西河之月旦蓋人傑由於地
靈人和關乎地利

文筆贊二首

謂石塔也

明高林睢甯

惟筆之峯高不可極惟筆之剛屹不可屈上干雲霄直擣
月窟金巘玉岑天空月霽君子祝之德標百世
文筆之峯芒不可羣黃金之銳碧天之眞煙嵐露穎星斗
成文人物之秀道原之神文筆之峯芒不可羣

安濟橋銘

唐中書令

張嘉貞

趙州浚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
以爲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礎斲方版促郁緘穹隆崇豁
然無楹吁可恠也又詳乎又插駢垓磨礪緻密瑩百象一
仍餽灰豐腰鐵袷蹙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

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剏是其欄檻葦柱錐
斲龍獸之狀蟠繞挈踞眄盱翕歛若飛若動又足畏乎大
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河臨乎析木鬼神幽
助海若倒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繫水鱗
甲攢會者徒聞於耳不覩於目目所覩者工所難者比於
是者莫之與京

安濟橋銘

唐李翱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天終

安濟橋銘

唐參軍劉渙

於繹工妙沖飭靈若架海維河浮鼉役鵲伊制或微茲模

走州元
卷一
蓋畧析堅合異趨涯載壑支堂忽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
右啟爲博北走燕冀南馳溫洛駢駢壯轅殷殷雷薄攜斧
拖繡騫驄視鶴藝人侔天財豐頌閣斲輪見嗟錯石惟作
並同良球人斯瞿聊

安濟橋銘

有序

唐張彧

闡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
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
勝乃揆厥迹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
客也狀而銘曰

洩水伊河諸州牙奏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藏制樸斲
紛糅幹也泉開盤根玉鬚虹舒電施虎步雲構截險橫包
乘流迴透塊圯匠造琳琅簇筵厥作洞門呀爲石竇窮莫
筭盈琛記萬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傲夜防晝
月掛虛檐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
寇郡國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塢
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啟
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望漢臺銘

有序

宋通判軍州
事雲騎尉 魯伯能

郡有古臺直子城之東圖經云後漢耿純所築以
望光武歲久傾圯惜其遺跡湮廢迺築而新之其

高七尋其基延袤二百八十尺上廣十尺為屋
 以蔽風雨為欄以匝四隅下瞰城郭周望原陘並
 綦布星列使登高眺遠者有懷古思今之意懼來
 者之未知也故作望漢臺銘其詞曰

志士出處與時偕行雲雷感會起屯而亨桓桓世祖接統
 中興渡河持節仗義徂征趨駕南轅滹沱履冰北州響應
 始見豪英迺有恆山開關出迎築臺數仞撥地瞻星俛臨
 煙雨上直青冥望如何其遙指神旌師行至鄙天命是膺
 五成之陌千秋名亭決策於茲實惟耿生一夫引領四海
 心傾二十八宿雲臺圖形未如此臺千古徽名

古近體詩

晚過趙州

元翰林 陳孚 臨海

攬轡樂城又趙州清霜點入鬢邊秋何如東院老尊宿不
 出山門到白頭

登趙州城懷古

明侍御 蔡駿

野水寒煙積霜林西照斜崇樓倚空碧嶽樹接龍沙明主
 思廉頗將軍計左車相如全氣節李觀自名家趙壁餘邱
 土陘山帶落霞柏林峙層觀泚水渡歸鴉名業悲人代岐
 途惜歲華

過公署同楊華山夜酌卽席聯句凡十六韻

明大名守

姚汝循 鳳麓

紅爐圍旅茗綠醕破寒威樹古荒亭暗天空落葉稀風笳
 雲外斷霜雁夜深飛村杵聲相續銀河影漸微漏沈千戶
 靜人對一燈輝逸興逢何尹騷吟接水妃燕歌俱慷慨趙
 瑟共音徽契合干星象馳驅徧帝畿宵征王事急歲晚壯
 心違子擬盟泉石君應勒鼎彝匡衡宜有疏張翰已思歸
 鳴匣彈龍劍危途攬露衣浮生皆逆旅縱飲且忘機蕉鹿
 成真夢醯鷄莫辨非清標殊未竭玉樹幸相依遮草鄰鷄
 叫關山動曉暉

趙州十景詩

明州判陸健

趙州舊有十景愴勝迹之或湮慨高吟之既歇於
 是作詩十首

古橋仙跡

車馬人千里乾坤此一橋良工元絕代 殊標月落

青虹冷天空白鶴遙 泯泯帶春

雙廟龍泉

廟合聯孤徑城陰帶晚鐘空泉憐玉發春雨足神龍吠畝
 天王地粲盛萬國農野雲低棟白碧草自春茸

勒經石塔

碧幢孤映日玉勒每棲雲浩劫悲無象空王羨有文俊貌

趙州志 卷一 五
危並峙巒岫曉羣分幾欲登高處蒼茫攬紫氛

望漢雲臺

草樹臺猶迥英雄望自深雲空孤雁迹水合二儀心代往
悲遺碣春歸啼暮陰寂寥今白水慘淡一登臨

平棘舒青

孤陰春望迥雙棘百年平感慨民俱敝登臨淚欲傾暖煙
低野靜雲日渡花明伯業今啼鳥蒼然帶古城

浚川環翠

石邑乾坤久浚河歲月深雲空天浩蕩沙淨鳥浮沈高柳
霽疎翠孤城帶晚陰餘流看不歇江海會遐心

東寺鐘聲

疎翠干林柏孤鐘萬戶聲窗虛風並落花冷月俱傾綠雨
愁邊溼青禽夢底驚向時江上棹夜半不勝情

西郊水利

濠平春雨碧湍急晚風高峽迥流能迅盤旋力未勞潏潏
寒冽冽沈漑淨滔滔 愁仍奪憑欄首重搔

南畦稻熟

青畦憐故色南望尙依然插冷春雲裏穎虛秋雨邊風花
仍宇宙歲月幾桑田欲下楊朱淚棲翔懷紫煙

北沼荷香

雨後花猶淨濠空香更饒平猗棲曉鷺密葉避輕鯨紅落
城陰迥青迴岸色遙柳邊時走馬迢遞攬芳飈

望漢臺

元陳孚

北道將軍鐵鑱開火旗萬陣渡河來君臣感會風雲際半
在雲臺半望臺

望漢臺

王郎猶未滅趙北日連兵處處聞鞞鼓時時望漢旌昔多
從戰陣今獨著臺名不是臨高比徒供遊玩情

望漢臺

國朝郡守 祝萬祉

孤城突兀一荒臺乘興臨登萬感來一代旌旗飛雨露昔

年龍鳳向莓苔仰瞻衡嶽雲千里惆悵平原酒幾杯莫嘆

高陽封襲沒千秋西望可徘徊

望漢臺

國朝進士 王懿 郡人

登眺常臨望漢臺名存鄙左列城隈高陽忠蓋凌雲上光
武神威渡水來栽翠碑文遮破砌鬱葱王氣隱蒼苔千秋
邱畔嵩呼處赤籙而今事已灰

望漢臺

庠生 王基宏 郡人

荒城突兀起高臺北道將軍望漢來滹水冰堅王氣盛棘
山表進帝紘開千秋龍鳳留唐字一代風雲寄宋裁封襲
高陽成寂滅殘階惟有夕陽催

平棘山

祝萬祉

棘山高聳境何仙古木森森瑞靄連翠接太行青岫遠奇
噴淡水紫霞鮮荀毛筆穎埋幽徑頗牧刀鋒剩晚煙誰說
荒亭零落久舉頭已入彩雲邊

平棘山

庠生 張光昌

翠微亭榭已凋殘古木森森夕照寒西接太行空曉黛東
臨大陸自清湍風高荻壘聞樵唱雨漬苔碑駐馬看歌舞
當年誰勝事只今煙草路漫漫

平棘山

庠生 王惘

突兀層巒瑞靄生盤盤相距鎮孤城雄臨陸澤重雲起勢

接行山古道平四野遙光浮紫翠千林映日弄晴明平原
慷慨交遊地此日猶存古趙聲

平棘山

王 懿

披剪荆榛手闢功峻嶮突兀一山崇曉嵐不度平原宅暮
靄長侵司馬宮派接行西高虎踞地連燕北臥龍雄獨憐
古柏垂陰下捲起悲鳴慷慨風

柏林寺

汝南太景子

燕趙尋奇士空門識妙心徑翻孤石冷水動畫廊深殘雪
留松砌高風到柏林况逢茶味好香氣靄青岑

柏林寺

蔡 燮

走少志 卷一六
古寺幽深幾度過禪房花木近如何爲愛泉甘茶味好常
思此地作行窩

又

忽憶禪房舊念生由來茶味有餘清雲開西嶺數峯碧月
在前溪一鑑瑩古殿尙留真際像斷碑微有李翱名東林
應待陶元亮早晚蓮開造遠公

柏林寺

王允貞

西來大士散天花影落孤城貝葉遮冷冷林空古壁水如
如禪語趙州茶庭前柏子浮明月石上雲光映素紗半夜
鐘聲驚我夢香風冉冉燦煙霞

柏林寺

貢生 王汝弼 郡人

蕭蕭古寺鎖煙霞蘭若孤雲柏影遮檐外離離深蔓草壁
間隱隱泛仙槎空階此日苔流翠石徑當年天雨花開土
不知何處去更無人啜趙州茶

柏林寺

舉人 王汝翼 郡人

蒼涼古寺入煙霞幾轉香風幾落花雲裏鐘聲敲碧玉壁
間流水起龍蛇青山隱映僧房秀柏影陰森石徑斜坐久
渾忘身外事青蓮散處現菁華

柏林寺

庠生 張士俊

吾趙招提地柏林藉有聲喫茶參妙理水底一燈明

眞際塔

張士俊

趙州和尚塔衣鉢此中盛風鈴時作響仍是渡迷聲

柏林寺壁畫水

相傳爲吳道子筆

進士 翟汝乾

柏林水何人寫向金堂裏筆陣稜稜煙霧生寒飈颯颯蛟龍起正視看來心目驚拂拭求之壁坦平咫尺有無成變幻如何擬議識神情古稱繪事成眞際受采之處先得意應是神遊瀕洞間臺端一寫蒼茫勢君不見張僧繇畫龍成時不點眸點眸一夜造飛去自是其中有神遇

柏林寺壁畫水

象衛道人

趙州水稱絕奇有客臨摹來張之古牆俾我見毛髮豎颯

颯寒風吹疑已逼大眞非此人力爲乃今觀畫壁變幻殊難羈固知臨摹者形在神已離一筆斂鋒鏘蕩漾成漣漪云是水之文如綸與如絲乘杯以飛渡蕭葦可障之一筆巨流奔放扼險巖龕赭兩山間萬派俱鳴悲慘烈颯風起簸弄其如斯是之謂武水不可狎以嬉我閱此圖頗抖擻神工鬼迹古無有兀誰寫向摩尼堂清晨白晝蛟龍吼甯非 僧吸海濤口吐津津盈戶牖靜能法師收未還白衣老父隨相守又非月光童子夜女禪吞盡兩江灌腰肘不投瓦礫不窺窗春波滿室人枯朽不然而何鬼與神巧匠旁觀齊縮手我聞畫水稱絕奇後有王宰前郭熙未若

李思訓寥廓混兩儀揮毫落墨衝流澌水聲夜半歸赴壑
開元天子 欲馳此畫應宜思訓寫萬年千載崇蘭若老
龍行 莫戰爭一口一吸足霑 豐登利養民 家

首鷄豚

柏林寺壁畫水

明兵備副使

陳奎

蕭寺何緣得勝遊諸君餞別此淹留壁間畫水傳唐蹟石
上螭文記宋秋民瘼深慚無補報交情何以慰綢繆遙知
別後還相憶明月清風各倚樓

柏林寺壁畫水

明郡守

蔡懋昭

聞說柏林懸畫水無端繫我廿年心今朝得到空明鏡纔

見人間苦海深

柏林寺壁畫水

李言恭

盱眙

忽爾臨溟渤西風起夜潮聲疑瀑布落影共雪山遙宿霧
晴猶裊洪濤靜轉搖蛟龍棲自穩何處著漁船

柏林寺壁畫水

王僉

天長

長夏公餘訪法臺水分文武勢潑洞狂瀾疑有蛟龍起幻
蹟驚看風雨來共託恆河迷彼岸似從苦海覓蓬萊個中
神物相呵護名筆於今尙未灰

柏林寺壁畫水

釋達觀

畫水何曾有水相有相焉能盡水狀靈臺無物湛然清信

走少元 卷一六
手風生掃成浪視之滾滾聽無聲日夕波濤千萬丈此中
未必無魚龍頭角潛藏待雷響君不明畫水之時念不生
念生畫之終不成譬如陽春回大地紅白枝枝豈有情

柏林寺壁畫水

國朝舉人 沈雲尊 元和
州山長

殿門呀開浩洶湧怒流撼壁壁欲動相傳妙手出吳生丁
甲千年遞呵擁筆鋒騰蹴九地圻墨花浪舞百怪竦我因
訪古來祇園瞳瞳曉日臨風幡選佛場荒徧搜剔斗見此
畫清心魂若言畫水定非水目中何以波濤翻若言畫水
卽是水壁上那有涓滴存是一是二不可說趙州和尚噉
饒舌

柏林寺壁畫水

國朝郡守 胡以泐

由來古趙建藩奇兵燹頻仍彼黍離遠寺尙餘狂墨翰危
牆猶有浪花嘶蕩漾不因風汨沒波瀾豈爲雨參差蛟龍
乍遇成雷吼應有涓埃洗甲思

柏林寺壁畫水

國朝學正 李京

壁間波浪日千層久視深疑若泮湖自是胸中存活潑因
之筆下起淵澄分明法海人難渡但有慈航我欲登道子
悟禪禪是水後賢空作畫圖稱

柏林寺壁畫水

直撫大司空 王登聯

寺古隱殘碣停驄一徜徉畫猶知姓字筆不解桑滄落落

高山仰滔滔流水長興懷吾自異觀止莫能忘

柏林寺壁畫水

王懿

蕭蕭古寺澹無塵潑墨平分浪捲銀派發靈源難覓穴心
存佛地是慈濱一航渡我三千界萬項濯人百慮身欲識
西來大士意鐘聲響處月光輪

安濟橋

宋刺史 杜德源

駕石飛梁儘一虹蒼龍驚蟄背磨空坦平箭直千人過驛
使馳驅萬國通雲吐月輪高拱北雨添春水去朝東休誇
世俗遺仙跡自古神丁役此工

安濟橋

元 劉百熙 房山

誰知千古媧皇石解補人間地不平半夜移來山鬼泣一
虹橫絕海神驚水從碧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行日暮
憑欄望河朔不須擊楫壯心生

安濟橋

漕長 楊 奐

五丁鑿石極堅頑陌上行人得往還月魄半輪沈水底虹
腰千丈駕雲間鄭卿車渡心應愧泰山鞭驅血尙殷爲問
長江深幾許雪風吹爲下天山

安濟橋

蔡 燾

郡南尙有渡仙橋水逝雲飛換六朝遷客重來值秋暮疎
林寒雨晚蕭蕭

安濟橋

鮑捷舒城

浚河之水清且瀾來往征人急於蟻誰移雲根一掌平穹
窿巖密如生成一飛長虹何處墮偃蹇蒼龍水許臥嗟哉
溱洧乘輿勞滹沱舟子頻呼招任渠車馬紛於織往過來
續無病涉百代奇勳誰為鐫區區驢跡今浪傳

又

千年留石磧閱盡古今人坦坦程途迥駢駢車馬頻割雲
通綠水補地絕紅塵如矢堂堂去何須更問津

安濟橋

祝萬祉

公餘攬轡過仙橋隋跡傳來歷幾朝百尺長虹橫水面一

灣新月出雲霄恆山北接干峯秀驛路南來萬國遙春旱
桑麻勞灌溉民家廬舍半蕭條

安濟橋

王懿

趙州南去駕橫橋浚水西來湧勢迢萬竈合煙籠短棹長
虹嵌石跨青霄棘山竦矗疑朝岫帝閣窿崇起夜潮仙跡
茫茫何所見白驢飛渡有人謠

安濟橋

張光昌

登臨放眼太行西水拍欄杆煙樹齊懸向地中偃日月陡
從天外落虹蜺雲滃隱見青龍臥苔蝕依稀白衛蹄最笑
秦人癡并趙邱墟一樣夕陽低

安濟橋

王 惲

長虹百尺鎖關河
新月一灣洩水波
兩岸煙光楊柳嫩
千家燈火客槎過
勢凌霄漢蛟龍起
地接樓臺風雨多
隱隱仙帆何處去
石梁猶頌白驢歌

安濟橋

王基宏

安濟石橋日月留
龍蟠虎踞洩河洲
無楹自奪天工巧
有竅能分地景幽
豈是長虹吞皓月
故教半魄隱清流
不言果老多神異
况剩白驢嵌石頭

永通橋

杜德源

並駕南橋具體微
石材工蹟世傳稀
洞開夜月輪初轉
蟄

啟春龍勢欲飛
金道馬塵奔驛傳
玉欄獅影熾晴暉
可憐題柱詩人老
慙愧相如駟馬歸

廉頗墓

祝萬祉

寒煙一帶繞孤窰
寂寞荒原弔古臣
功載丹書曾破晉
力貞青嶽不降秦
骨埋棘土心猶熱
卒陷長平志未伸
奕奕英風今尚在
常餘塚右氣嶙峋

廉頗墓

張光昌

平棘山色接天荒
廣信遺邱拜墓旁
華表半枯沈斷草
銅駝無語臥寒棠
論功自昔名猶在
埋骨於今土亦香
祇是邯鄲歌麥黍
一笛牛背怨斜陽

廉頗墓

進士 翟廉 郡人

廣信何年逐鶴遊
凋殘華表隱荒邱
趙城英氣功猶著
秦嶺雄風志未休
寂寞寒宵隨鹿去
淒涼皓月對猿愁
獨憐午夜魂歸後
啼鳥聲聲悲暮秋

左車墓

王允貞

故國河山落照旰
將軍塚上起浮屠
人開蒼徑留僧舍
天闢松岩作佛區
赤幟一麾背水陣
丹心空獻井陘圖
鷓鴣此日不忘趙
悲怨年年向我呼

左車墓

王汝弼

花宮階下煙樹闌
孤塚苔封華表殘
百戰魂歸平棘冷
干

年淚洒趙陵寒
古碑有字幽人讀
石馬無聲稚子看
西望 涇山多少恨
不禁惆悵哭邯鄲

左車墓

王汝翼

廣武遺邱洩水西
西林寺下草萋萋
陳餘違計應忘趙
韓信知君遂下齊
百世英魂歸鶯嶺
九泉奇策倩烏啼
涇山不必多惆悵
鳥盡弓藏一樣淒

馮唐墓

國朝進士 宋琬 萊陽按察使

馮公昔未遇執戟
嘆淹留一薦雲中守
能寬漢主憂古碑
荒蘚合高柳暮鴉秋
自笑為郎拙蕭蕭欲白頭

宋子城

王汝弼

走少志 卷一
雉堞荒涼秋水濱蕭條不復舊時春城頭薄暮人吹角隄
畔黃昏鳥弄茵綠樹重陰遮野樺白雲無際鎖寒榛可憐
一片纖纖月曾照當年擊筑人

宋子城

庠生 李 諤

一望平沙宋子臺蒼蒼喬木古城隈雲生曠野孤村冷月
照荒邱百雉隈易水風寒豪士過秦庭日暮壯心灰當年
匿作人何去燕趙悲歌今更哀

趙州城樓

國朝州判 施埏寶

西望青山掩趙城碧雲秋色更盈盈戍樓獨立渾無事一
片愁心對月明

登平棘山

失 名

剪除荆棘小山青幻出乾坤列翠屏林外晚煙輕漠漠望
中春雨細零零尋芳得句詩初就乘興登臨酒半醒但得
四時常秀麗此中何必問仙靈

咏安濟橋

張士俊

誰擲瑤環不記年半沈河底半高懸從來興廢如河水只
有長虹上碧天

咏安濟橋

侍御 傅振商

石橋碧影駕長虹流水無心夕照中千載乘驢人不見徘徊
學步愧青驄

咏安濟橋

安汝功

天橋蒼虬卷橫披百步長
匪心堅不轉萬古作津梁

安濟橋有感

杜英

龍臥蒼江勢欲飛
馬衝寒雨淨無泥
影沈雲掩半邊月
路險天橫千丈霓
人世變更仙跡在
水神畏避浪頭低
憑欄灑盡傷時淚
落日太行山色西

趙州十二景雜咏

國朝學正 饒夢銘

平棘山

連城山色暮飛霞
遙看燕南百萬家
游俠不須頻擊筑
而今平棘盡桑麻

安濟橋

誰到橋頭問李春
仙驢仙跡幻成真
長虹應捲濤聲急
似向殘碑說故人
橋本隋匠李春所造
後為驢迹以神其說

望漢臺

漢室山河逐劫灰
鄙南曾望此高臺
城頭鼓角三更月
猶見將軍此地來

廉頗墓

却秦強趙著奇勳
拊髀曾經動漢文
故土不埋千古恨
楚江猶自說將軍
楚壽春亦有墓

左車墓

西林寺即其遺址

走少元
霧黯西林撥不開
陁山赤幟望中催
猶疑荒塚青憐夜
三萬奇兵繞敵回

馮唐宅

今爲棘蒲社

棘蒲何處宅
馮唐社鼓城南認
故鄉太息一言空
悟主漢家多少白頭郎

柏林寺

古佛何年下碧空
茶煙繚繞火初紅
入林笑我征塵客
柏子香携滿袖風

眞際像

跏趺羅拜法王尊
說偈曾禱跋扈魂
試問凌煙二十八
何

人立雪在沙門

眞際在時燕趙二王曾侍坐

眞際塔

甲子輪迴七百週
禪關歲月疾於流
到頭賸有摩雲塔
白鶴歸來幾度秋

吳道子畫水

王弇州集載水爲明定州何生筆

鯨濤雪練鬪精神
雙管平分總絕倫
識得中山遺墨在
應嗤道子是前身

虞永興大字

明刺史蔡懋昭刻石

附鳳攀鱗一代才
明碑虞字莫須猜
摩挲想到風雷夜
空有鬚眉照石苔

走少云
空明石

舊在刺史署內今失

歸然魯殿噴靈光風骨嶙峋五馬堂爲語鬱林賢太守他
年珍重載歸裝

廣武君墓

趙錦堂

郡人

日夕携短筇來遊西林寺中有左車墳殘碑已委地憶昔
建策說成安成安不用終折韓一紙燕人齊解甲料敵直
作掌中觀吁嗟乎智能知己始知人知人始可完其身君
不見長樂尙濺淮陰血嗚呼如公乃人傑

倅署東偏中隱陽告成詩以落之

孟傳鏞

小鳴經營別院東荆榛荒穢剔弓弓虛懷士庇干間厦循

分儒居一畝宮先啟南榮迎曝旭廣通北牖納涼風樂天
中隱閒曹事投老監州可許同

學舍如舟說小蘇及肩容膝陋規模援賢自解能旋馬換
主難期且止烏斯立哦松題壁未子猷看竹到門無蘭亭
梓澤知多少十載烽煙長綠蕪

料理軒楹爲愛閒不妨門設也常關地寬先受池心月牆
矮貪看屋角山豪客自眠樓百尺勞人合住解三間殘年
尋取披吟樂讀等身書未是頑

引繩握尺自參詳如起禪家退老堂陋室可銘宜散地敝
廬堪臥奈他鄉泉通近鑿芙蓉沼路狹斜編薛荔牆兩月

拮据丁匠畢俸錢揮盡倒輕裝

代誰辛苦築蘧廬几靜窗幽習未除差可園居安庾信何
煩壁立惱相如排當賀客過牆酒度置貧官插架書先種
名花三兩樹月明庭院自攜鋤

題額秋根舊墅尋壓檐槐老綠森森期留高士懸孤榻費
過中人產百金跡託鷦巢誠得耳絲抽蠶繭亦何心溧陽

重見窮東野射鴨堂成待賞音

余家書室題曰秋根取杜工部贈孟倉曹句也塢中

正室前有老槐爰取舊名命之其西南室曰一枝巢正南室曰繭窩

直隸趙州志卷末

雜考

舊志雜考二卷其可入諸目者已採附於前編至於
引據論斷雖時移事異無裨於今日而實有關於當
時之政教者又未可以先哲之言而俾其遺亡也謹
仍輯爲一卷以備後日之採擇焉

趙原

按舊志郡邑表書戰國時趙都趙城遷於平棘卽此
今備閱列史俱無考見惟趙獻子城平邑或誤以爲

平棘與因述趙原趙之先出自柏翳其裔孫中行衍

降佐大戊

新序曰大業之後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大戊世有明德

十餘世而有造父爲周繆王御有功賜以趙城

在今山西

洪洞

之間由此爲趙氏造父以下六世至叔帶去周如晉

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
世而生夙晉獻公使伐耿取之因賜夙以耿夙之孫
哀從公子重耳出亡歸任國政爲原大夫居原二世

而有下宮之難又一世而立孤兒武復與田邑武二

世孫鞅是為簡子簡子在位以法誅公族羊舌氏奪

其邑以僚安為楊氏大夫即今甯地周敬王二十九年

齊弦施伐鄆鄆即今柏鄉也會荀虞納中行文子於柏人名

柏仁一名柏鄉按元大德中泚水張守約作光武廟記云廟於古鄆之南柏仁之北則柏仁疑即今之柏

鄉也一統志以為唐山縣是其地以唐山境內有古柏仁城址尚存耳然則柏仁柏鄉固壤地之相接者

與簡子圍中行文子遂有柏人又二世而為獻子治

中牟地里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徙此汲冢周書曰齊人伐趙東鄆圍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

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蓋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城

此則地里志言非是又按牟山在邯鄲之西南也城

泚氏大事記曰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始城泚氏在山西澤州高平縣又城平邑

地里志曰代郡有平邑縣獻子卒烈侯籍立與韓魏共分晉地自

立為諸侯又更二君而為敬侯始都邯鄲安王二十

一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即本州地漢高祖封陳武為棘蒲侯食邑於此

二十四年與中山戰於房子今臨城縣地顯王十二年魏

會趙成侯於鄆十八年與魏盟漳水上漳水故道今在甯晉成

侯二世為武靈王城鄆未幾中山引水灌鄆鄆入中

山赧王五年武靈王遊於大陸今甯晉地有夢神女之

事八年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十年復取鄆三十四

年漳水出三十七年徙漳水武平西四十年廉頗攻

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五十七年秦伐趙魏公子無

忌救趙大敗秦師趙以鄒為公子湯沐邑五十九年
 周亡又七年為趙孝成王之十五年燕王令丞相栗
 腹攻鄒趙使廉頗將大破栗腹於鄒殺之繆王遷元
 年城柏人七年秦人攻趙趙王遷降鄒鄒為秦趙氏之國
 至此又明年為秦始皇二十六年分趙地為鉅鹿郡
 始滅以常山信都平棘饒陽博陵俱隸鉅鹿二世之亂楚將武臣自立為趙
 王為將李良所弑趙將張耳陳餘乃立趙歇為趙王
 居信都未幾秦章邯擊趙楚將項籍救解之遂徙歇
 為代王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今元氏地居數月陳餘擊
 張耳走之復迎歇王趙居常山州之西界漢王二年韓信

下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擒趙王歇即今臨城之地趙氏之裔始絕

四年韓信既定趙地請王張耳遂立耳為王八年帝

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趙王張敖耳子執子媯禮甚

恭帝不為禮趙之陪臣貫高等恥之壁人於廁中謀

弑之帝欲宿心動而去九年赦廢徙如意為趙王尋

被殺景帝四年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即敬肅王分封子封侯者

凡一十人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冀州刺史領九國以趙

國隸之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擁卜者王郎稱帝

於邯鄲二年大司馬劉秀行收兵下房子遂拔廣阿

據之即隆平舊縣名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是時寇

恂彭寵吳漢蓋延等從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
縣與長史景丹咸東會秀於廣阿拜於城下秀出見
大喜俱封列侯進拔邯鄲斬王郎更始立秀爲蕭王
明年六月蕭王自中山行至南平棘卽今州地漢之縣名諸將
請尊號不許行至鄗羣臣復奏請乃卽位於鄗南改
鄗爲高邑章帝建初七年勞賜趙國吏人元和三年
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祀光武於卽位壇在今古鄗之南舊有廟
己卯帝進幸趙靈帝中平元年鉅鹿張角以妖術作
亂號黃巾賊詔下冀州逐捕趙地大擾獻帝初平二
年袁紹以張揚兵與南單于屯漳水時漢號令不行地屬於袁建

安九年曹操襲破袁紹自領冀州是時地又屬於曹有下冀州令晉

惠帝永興二年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地懷帝永

嘉三年漢石勒來寇趙地六年攻陷之自稱爲趙王

此時五胡雲擾地土朝漢暮趙不能悉記孝武太元二十一年魏王珪使

冠軍將軍于栗磾開韓信故道自井陘進攻趙地悉

降之梁武帝大通元年葛榮陷魏殷州此時魏分定相二郡置殷

州在廣阿卽今隆平地二年春二月魏高敖曹邀擊殷州刺史

爾朱羽生大敗其眾夏四月魏李元忠舉兵逼殷州

冬十一月魏高歡敗爾朱兆等軍於廣阿簡文帝大

寶元年齊主高洋如趙州趙州之名始此隋恭帝皇泰元年

賊帥魏才兒竇建德等劫掠趙地二年建德取唐趙州唐中宗嗣聖十五年突厥陷趙州元宗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賊帥史思明攻陷趙郡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敗之進拔趙郡九月史思明復陷趙郡肅宗寶應元年賊帥張忠志與僕固懷恩戰敗以趙州降代宗廣德元年以趙州隸成德軍節度德宗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維岳拒命張孝忠擊敗之其將康日知以趙州降三年春三月詔復趙州吏民為李維岳迫脅者赦之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秋七月李晟救趙州

時晟總禁軍三萬次於趙南汶河上命客張彧作安濟橋銘

憲宗元和十年昭義

節度使郗士美大破王承宗於柏鄉昭宣帝七年晉王遣周德威將兵屯趙州十二月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晉王自將至趙州與德威合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尋拔營退守高邑八年晉王伐梁軍於柏鄉大破之二月留周德威戍趙州十八年二月成德軍張文禮作亂據趙州八月晉兵拔趙州十九年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李嗣昭戰死周世宗顯德二年浚葫蘆城李旻口

時遼人入寇民困殺掠議者以葫蘆橫亘數百里可以限

其衝突故浚而城之即今甯晉之地

命張藏英留兵戍之河內之民始

得休息宋太祖開寶二年詔趙州管內鎮砦縣悉城
 之冬十月詔趙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復其家太宗
 雍熙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攻趙州大掠而去詔給復
 二年涪化五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
 河水入浚河至趙州有詔褒之眞宗咸平二年契丹
 主隆緒入寇趙州帝自將禦之徽宗崇甯四年陞趙
 州爲慶源軍此後朝政不綱羣盜大起復以金人入寇來往趙地遂爲戰場欽宗靖
 康元年金人入寇姚古种師中等追幹離不於趙此
金復入寇執徽欽兩高宗建炎二年和州防禦使
河地以界金趙遂屬金馬擴奔贊皇五馬山砦得皇弟信王榛於民間奉之

總制諸砦甯宗嘉定六年蒙古分兵攻金河北諸郡
 悉拔之趙地人民殺戮幾盡理宗寶慶元年蒙古史
 天澤討武仙於趙州武仙奔贊皇西山彭義斌以兵
 救仙天澤擒斬之度宗咸淳六年蒙古復贊皇縣元
 順帝至正二十年紅巾賊帥屠甯晉陷趙州時欒城人韓山
童以白蓮道教首亂事覺被擒劉福通以二十七年
其子韓林兒稱帝而紅巾賊紛紛四起擴廓帖木兒敗貊邦傑於趙州明洪武元年十一月
 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師下趙州以參隨王
 成守之民始睹太平矣

雜識

蓋嘗觀周禮大司空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註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此則周時授民之田雖曰百畝而必辨其土宜以制多寡之數故肥瘠皆熟而無甚貧甚富之民且如上地畝收一鍾中地下地歇其土利則所收之倍亦當一鍾是有不齊之田而無不齊之穫聖王仁民之權也今以趙州論之本州西南一方與臨城贊皇俱係沙瘠東北一方與甯晉隆平俱係鹹鹵

比於他處膏腴不啻倍蓰而稅糧差役概地攤派實爲不均近議以沙鹼或三畝或六畝折作小白地一畝此卽倣周禮一易再易之意但以小白地折作徵糧地又有不同如以徵糧地派徵則州縣之地有以七八畝折一畝者有三四畝折一畝者如以小白地派徵則州縣所用丈尺大小各有不齊故寬狹亦未能均一然則同律度量衡在今日所當講求者也

趙州與甯晉縣境內田地國初大半拋荒永樂遷山西屯留長子等民實之聽令開墾永不起科而拋荒者尙存十之二三永樂宣德等年乃撥神武右衛左千

戶等所軍餘屯種每一屯計卒二三十名每屯計地數十餘頃如楊扈柏舍諸屯是也其法軍餘一名給田五十畝原額屯田每畝徵糧一斗二升新增屯田每畝徵銀一分五釐而近歲又增派數倍矣然則向之永不起科者又詎有定例耶又豈獨民地然耶

彭文憲公在憲廟時極諫莊田之弊其畧曰太祖聖旨凡北地方新開荒田不問多少永不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以後遵守不會加增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踏勘的無糧田地英廟不許後因廣甯侯劉聰等每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

出無奈且如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饑鹵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田以業勳貴臣知民之窮困非死卽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所隸州縣近在畿內理宜加厚况且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成休但能存心忠厚自能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按文憲此疏最爲有益而卒無以易之如甯晉隆平二

縣莊田不下數百頃反居民田之半誠以澤斬五世者復之以與民豈非重本之意與

本州原額民壯三百七十五名快手三十八名有司四時操練簡其什伍要以備城守緝盜賊而已嘉靖二十五年賊犯山西都御史劉隅奏請添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井陘而近固關諸隘口各遣兵屯戍每歲孟秋遣行季冬還家率以爲常如防守娘子關口則本州遣義官二員民壯五百名黃沙嶺口段里口老婆窰口廟兒崖口白城口谷家崖口泥堯子口虎寨溝口不禿嶺口石榴嘴口

俱六縣防守

凡寨口九處共防

守典史一員義官六員陰陽官一員壯勇二千三百三十二名今承平無事防守地方調遣壯勇亦無常居常額而原編民壯快手之數月異歲殊難以定準矣

按黃沙嶺至谷家崖六口俱屬贊皇去固關各一百里有奇泥堯子至石榴嘴四口俱屬山西樂平平定去固關一百三十里有奇固關卽古井陘口正統二年建防守官軍隸於眞定正德八年賊勢猖獗以都御史林廷玉提督紫荆等關贊理軍務九年都御史張瀄建議設管關通判王隆眞定府帶銜曲陽住守

而黃沙諸嶺口尙無戍兵自嘉靖二十二年爲賊犯山西乃遣本州縣典史義民等官帶領壯勇防守亦一時應敵之計初非爲定例也值邊塞晏然而戍守如故老師費財無救於用議者以爲無事之時著令州縣將前項應遣壯勇撫恤操練養其精銳待有警急率之前往百里之程朝發夕至正如李牧日收市租饗士一舉而用之可必成功也何至坐老其師使之道遙翱翔有清人之歎乎又若娘子關口去固關二十里固關既有重兵而此口又有常守千戶一員軍二十名防守真定衛指揮一員真神二衛旗兵三

百名亦非單弱之甚則州縣調遣壯勇尤在所當省矣今成邊日重而內地日虛識微君子尙有慨於斯焉邱文莊曰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議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可得勁兵數萬視彼列屯坐食之眾游手豢食之徒蓋有間矣且如每縣因其原額里社制爲隊伍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百里百戶分爲二隊

五十名立一總甲

視軍衛總旗

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

視軍衛小旗

又合十里爲一都甲

視軍衛千百戶

而屬之州縣州

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民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秋季一造籍不可以戶而爲丁丁不可以二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造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損壞者易之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強敵之心於國計豈小補哉按文莊之策近而易行深得居重御輕之要

趙地自漢唐間人才最盛明時隆慶元年養於學校者如本州生員二百三十名可謂盛矣養士之例凡考居優等旣加廩膳而諸生每名又復免地二頃人丁二丁待之者亦可謂厚矣然求其庸心實學慷慨濟世者視古不無少衰焉豈繁文委節不足以激勸耶抑亦習尙頽靡或不能以自振耶

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

祿籍元加號爲輔國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多立祠以祀之不知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合而爲一誠出附會有道者毀之可也

殷啟曰燕趙之俗崇尚浮屠菴觀寺院星列碁布雖窮鄉下邑香火不絕至於五岳行祀玉帝仙妃之類尤爲竇亂不經且無名蹟可紀故多削而不書

甯晉有漳水故渠按金仁山註禹貢衡漳卽今漳河有兩源其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其一出潞州長子縣發包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酈道元以濁漳爲衡水以清

漳東南流而濁漳橫入之也又按唐志冀州以衡水名縣而漳水在縣治之南一里洛州舊以清漳名縣而其地有衡漳瀆則衡漳本是一名而甯晉密邇衡水則所存故渠當爲濁漳其東南流而入清漳無疑矣舊志則曰漳水過南宮至於百尺溝又至於楊氏

甯晉故名

又北至於宋子

本州舊縣名

則此水在昔自東而西

又折而北也今故道不可考矣

滹沱故道在本州東北南流入甯晉界始折而東北流一說古九河中徒駭卽滹沱之訛禹貢曰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信九河俱在大陸之北則

以徒駭爲滹沱疑亦近之地理志云滹沱在滄州之清池而以鈞盤入河皆在滄瀛德棣之間是以九河去大陸數百里失其旨矣金履祥曰滹沱河出恆岳諸谷而衡水與之合流恐恆衛旣徙卽滹沱爲是則又以恆衛爲滹沱也是否俱未可知今滹沱故道已堙一遇霖潦匯爲巨浸父老猶有指其迹者

大陸在甯晉隆平二縣界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故曰大陸在九藪之數亦名廣阿澤杜佑李吉甫謂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地按地說大河東北流過泲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蓋古河本

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旣出於泲西山勢斷地勢廣平脊上諸水鍾匯於此爲藪河水泛溢又盤澗其間是爲大陸沈存中謂大陸昏濁泥所堙今爲平土可耕治也其在於今旱暵旣無瀦畜滯潦又無宣洩近澤之民反受其敝矣

趙王游於大陸夢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大夫而納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父子俱死爲天下笑其亦大陸之夢先爲之厲階也與

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爲華陵君與趙括拒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其在趙州者爲官師將官師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漢興馮唐卽代相之子也夫馮亭嫁禍於趙致有長平之戰坑卒四十萬而其子孫居趙趙人不翦滅之何也亦可以見當時之民之心矣

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於趙還國報燕王曰趙民壯者

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不聽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頗旣廢免長平歸故里故交盡去又復爲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有何怒乎毛公薛公史失其名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時留趙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乃與博徒賣漿者游一

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以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今觀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平原君聞之遜謝固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魏王怒竊符事不敢歸戒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乃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

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使使徧告諸侯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追至

函谷關秦兵不敢出

按毛薛二公舊志載隱逸傳高邑縣志初載流寓傳後入雜記

今錄於此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然我觀郭開豈惟譖一李牧當廉頗在魏趙王思之使使者視頗尙可用否

開素饗頗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趙王以爲老遂不
召而趙王爲秦所敗語曰利口之覆那家此之謂也
馮唐論魏尙爲雲中守上公幕府獲首差六級文吏繩
之以法削其爵秦法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
一首爲一級魏尙差上首六級而致以罪亦可見漢
法之嚴矣今將吏虛張獲首奚止六級耶而竟無繩
之者

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格五卽象戲也今人名曰象

碁蓋局中人將與敵對壘旁有二士左右遮護所行
五道過五而止故云格五壽王以此待詔亦淺之乎
事君者矣

李謐初師小學孔璠受學其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
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李翱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
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佛
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問之應曰吾柳
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渠得藍袍

趙州志 卷之
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雲仙雜記

趙州石橋其工磨礪密緻如削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
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爲石獅子龍朔中高
麗謀者盜二石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
天后時默啜破趙州欲南下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
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默啜乃遁去朝野僉載

州東常信村西四里許有一廟故老相傳漢光武北徇
時至此飢渴遇一老婦提水一瓶光武求飲之又將
水倒於地人馬愈飲愈深用之不竭人疑爲神泉光
武卽位後勅建祠云昭濟聖母廟門內鑿一井至今

遇旱災祈禱輒應見碑記

張長發大夫莊人忠厚和平性孝友喜任俠娶妻李氏
早亡繼娶甯邑趙羊盃村趙氏夫婦諧和氏年三十
一歲一產三男稟知前州尊德公德公以爲奇命州
吏造門驗之賜名長曰大慶次曰二慶三曰三慶取
其爲德門之慶亦足見邦家之光也遂賞布帛各二
匹每月給米八斗以備養贍其時親友登堂賀者各
賦螽斯三章而退厥後趙氏壽享百有餘歲子孫繁
衍

文昌祠舊在文廟東明天啟五年知州王家徵重建春

秋二仲月祭風水家以祠入墓地文星不顯

國朝康熙十年知州祝萬祉同鄉紳張暎王懿等建閣東

南城上沙河店南門外亦有祠

北齊時李搔妹法行趙州人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

為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恆步在路或不得食飲

水而已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

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俚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法

行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取之何為輕致憤訟宗

俚等慙遂讓為閒田

一統志

趙郡李安世出為相州刺史廣平李波宗族強盛殘虐

生民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

方畧誘波斬於市

魏書

唐李尚書朝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

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

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

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

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

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興

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

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唐詩紀事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昔唐李文公問藥

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

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

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啟發人

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

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

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

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

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矣困學紀聞

王武俊節制鎮冀劉言史造之武俊善騎射載言史以

貳乘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

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言史曰某之技如是先生

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贊耶言史

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為禰正平鸚鵡賦

之類也全唐詩話

趙州瞽僧能喫墨作畫上布五色亦喫之毛提舉家一

虎蹲大樹下旁臥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髮

森豎雖趙邈齷不能過也殆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

耶續夷堅志

輔遠趙州人寓居崇德宋乾道間

孝宗年號

爲後軍統制孝

宗欲處以邊郡問其能勝任否曰當以家法治之又問何法曰子視兵民愛惜財賦遂除知秦州語察案曰吾目不識字手不能書但心能燭理耳郡中果稱治子廣字漢卿師事朱文公爲大儒

元王信甫好古博雅慕甯晉陳茂行之才德遂爲莫逆之交於茂行處卜爲舍邸相與吟詠酬和每數日始一歸一日陳茂行作衰柳詩以寄云病葉先秋落漸稀冷煙殘樹晚離離亞夫營畔風含恨陶令門前雨帶悲不見飛花揚暮景空餘疎影臥龍池柔條老去

光陰盡茂院逢春再有期信甫見之驚曰吾友平昔作詩雅有豪邁氣今詩如此大爲失常急往視之茂行逝矣信甫哭之痛因賡其詩以挽茂行末云一時衰弊君休怨律煖風和有後期人皆以知言

張會好學工古文隱居不仕自號爲鈍菴

程體仁字育寰天性孝友事寡母王氏承歡有道伯叔昆仲十餘人荒年皆仰給焉以詩禮傳家爲趙右族子廉任廣西柳城縣

國朝鄭方坤有趙城雜詠云少婦繅絲手不停丁男策犢滿郊垆更無挾瑟兼談劍舊話傳來太不經

劉育堂

穀萬

由詞林出宰臨穎有快晴七律云直從月

額雨如澆盼到新晴破寂寥上界天高雲氣歛中衢

泥濺水痕消著沽酒屐纔穿市聽賣花聲又過橋料

得晚來人不悶一輪明月照吹簫又回任後過草店

舖有感句云覆局棋盤重著子逢場竿木又隨身連

日大雪吟以誌喜云二紅準喫明年飯三白頻開臘

月花菊影云微窺生相霜無跡細認前身月有痕看

來晚節渠如許印到秋心定幾層

李兆元筆
舫雜錄

趙地多種棉花郡人翟徽之縣花攷曰天祿識餘曰通

鑑梁武帝木棉兒帳史照釋文曰木棉江南多有之

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一耨至夏生黃花結

實及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縣土人以鐵鋌碾去

其核取如縣者以竹爲小弓長四尺五寸許牽弦以

彈之令其自細卷爲筒以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

狀織以爲布此卽今之縣花也縣有三一曰絲縣出

於蠶緝一曰木棉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一曰草縣史

照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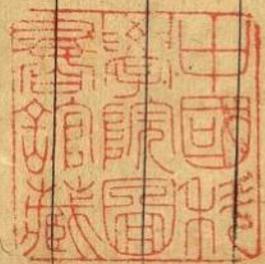
小弓以彈之今之彈棉花者正如是今之制縣花弓

長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邱文莊謂縣花

元代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照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

棉花發鷓鴣飛南中木棉樹大盈把花紅似山茶而
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雲南阿迷州有之嶺
南尤多廣東通志曰木棉亦謂之吉貝唐時自外國
賈舶來始於粵東之瓊儋後乃徧天下正定府志曰
絳花本作絳一名曰疊一名古終本草有草本三種
交廣樹大如抱花如山茶實大如拳中有絮如鵝毛
抽其緒紡爲布此木棉也南史謂之古貝草種者四
月下種莖弱如蔓高者三尺葉有三尖入秋開花黃
色間有紅紫者結實如桃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如絳
絲中有子如梧子大亦有紫絳者此絳花也其種本

出南番今則徧及南北荔青軒曰農家多呼綿爲桃
瓣五六核或六七核多則綿厚紅黃者白種也





70000565

越州志

卷末

三

